

Gra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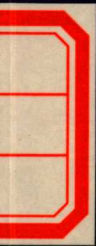
欧洲十大  
犯罪推理小说家  
作品系列

# 罪夜

REYKJAVIK NIGHTS

[冰岛]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著

杨元刚 赵巧云◎译



新华出版社

# 罪夜

[ 冰岛 ]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著

杨元刚 赵巧云 译

REYKJAVIK

NIGHTS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罪夜 / (冰)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著; 杨元刚, 赵巧云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12

书名原文: Reykjavik Nights

ISBN 978-7-5166-3061-7

I. ①罪… II. ①阿… ②杨… ③赵… III. ①侦探小说-冰岛-现代  
IV. ①I53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2467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5-7180

Reykjavik Nights by Arnaldur Indridason

Copyright © 2012 by Arnaldur Indridason

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 Victoria Cribb 2014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rlagid Publishing,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罪夜

作者: [冰]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译者: 杨元刚 赵巧云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高映霞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0

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排: 臻美书装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9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6-3061-7

定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不到最后·没有真相

## 欧洲十大犯罪推理小说作家作品系列

(冰島) 阿諾德·英德里達松

《沉默的墓地》 *Silence of the Grave*

《罪夜》 *Reykjavik Nights*

《瓮城谜案》 *Jar City*

《诡异海岸》 *Strange Shores*

《暴怒》 *Outrage*

即将出版：

*Voices*

*The Draining Lake*

*Hypothermia*

*Black Skies*

*Arctic Chill*

一件绿色的极地防寒夹克漂浮在水中。男孩们拿东西戳了戳它，它在水中晃动了一下，慢慢地转了小半个圈，然后缓缓地沉入水中不见了。男孩们又用鱼竿将绿夹克挑出了水面，但当看到夹克底下的东西时，他们惊恐地撒开了手，向后退去。

这三个男孩住在华撒雷提德的住宅区，住宅沿着繁忙的米克拉布劳特大街整齐地排列着，一直延伸到一块名为“克灵吕米里”的空旷荒地。荒地的北边长满了荨麻和当归，南边则是一大片矿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燃料极度匮乏，雷克雅未克的居民便在此大量开采泥煤，用来给自己的房屋取暖，最终形成了这些深深的矿坑。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泥煤开采之前，他们早已踏足这片沼泽，将泥煤开采殆尽，留下了遍地的开采痕迹。当时，成百上千的工人被雇来开采泥煤，并用马车将其运往城市。

战争过后，冰岛重新开始进口煤和石油，而那些废弃的矿区则慢慢地被棕色的地下水填满了。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雷克雅未克开始向东扩张，在华撒雷提德和斯托拉盖蒂修建了很多新的住宅区，于是，这块区域便成了当地孩童们的乐园。他们会乘坐自制的木筏在最大的池塘中划行，也会骑着自行车在山丘与土堆之间穿梭。待冬天来临之时，温度骤降，池塘表面会结上厚厚的一层冰，这里便又成了孩子们的溜冰场。

这三个男孩用附近一处建筑工地上的废弃木料做了一艘新木筏，这艘木筏由两块坚固的横木、几块塑料隔板和一块耐用的木甲板组成，而其中的木甲板是由混凝土模具上的木板做成的。池塘并不太深，他们将长棍插入浑浊的泥水中，深入池塘底部，推动着木筏向前划行。他们脚上穿着胶鞋，尽量避免弄湿自己，但毕竟还是孩子，掉入水中实在是太平常不过了。通常，当掉到水里被淹成了落汤鸡之后，他们就会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地走回家，心里想着会不会因此而挨骂。

三个男孩乘着小木筏，小心翼翼地朝克灵吕米里划去，想方设法地保持木筏的平稳，以防木筏进水或者自己从木筏上掉下去。划木筏可是个技术活——就像走钢丝一样，需要协作、技巧以及冷静的头脑。离岸之前，他们花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使木筏平衡了下来。他们知道，如果他们都站在木筏的一边，木筏很可能会倾翻。

最终，这次处女航超乎想象。他们在池塘的最深处来回划了几次，新木筏的行进速度很快，他们对此非常满意。北边的米克拉布劳特时不时地传来车辆的阵阵轰隆声，南边是一大片供热管道，不停地向奥斯克朱里德山顶的蓄水池提供着热水——这里是他们的另一处娱乐场所。在这里，他们时而会看到鸡蛋大小的小硬球，他们对这些小硬球一直充满了好奇。后来，其中一个男孩的父亲告诉他

们，那是高尔夫球。这位父亲说，肯定有人在这片管道旁的荒地上练过高尔夫球。他还说，雷克雅未克的高尔夫球场曾经就位于奥斯克朱里德的东边，离克林吕米里荒地不远。在那些日子里，这片区域曾被誉为“高尔夫俱乐部”。不过他觉得，这些高尔夫球不可能是那个时候留在这里的。

正当他们为此次“航行”的顺利而略感欣喜之时，木筏撞到了障碍物，一角沉到了水中，他们被迫停了下来。三个男孩迅速移向木筏的另一边，以便让木筏重新恢复平衡。慢慢地，沉下去的一角又重新开始上浮，但木筏并没有完全恢复平衡。他们猜想，木筏那一角的底部一定是被什么重的东西钩住了。在之前的一次“航行”中，他们曾经在这浑浊的水坑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废物和垃圾，比如废旧自行车等。不过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在这些垃圾中找到一些塑料板，正好可以用来造木筏。但是现在，拖住木筏的这个障碍物似乎有点儿难对付，估计是其中一根横木上露出的钉子钩住了水中的障碍物。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木筏往后划，几乎用尽了全身力气才使木筏慢慢动了起来。水下的障碍物被木筏拖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脱离了木筏，他们一下子感觉轻松了许多，沉在水中的那一部分船角一下子冲出了水面，险些把他们全部掀进了水中。感谢幸运之神的庇护，他们又一次成功地稳住了小木筏，也没有让湖水浸湿自己的衣服。然后，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那个被木筏拖出水面的物体。

“那是什么东西？”其中一个男孩问道。他用手中的长棍小心翼翼地戳着那个漂浮物。

“那不是个包吗？”另一个男孩问道。



“不对，那是一件防水夹克。”第三个男孩回答道。

第一个男孩更加用力地戳着，然后防水夹克动了动，渐渐地沉了下去，消失在他们眼前。随后，三个男孩想尽办法让防水夹克再次浮出了水面。慢慢地，它翻了过来。在这件防水夹克下面，居然奄拉着一颗男人的头！人脸面色惨白，毫无血色。这是孩子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恐怖的画面。其中一个男孩吓得一声尖叫，颤抖着往后退了几步，结果一个趔趄跌到了池塘中。与此同时，木筏彻底失去了平衡，另外两个男孩也从木筏上跌到了水中，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他们一边尖叫，一边挣扎着向岸边移动。

终于，他们回到了岸边，浑身湿漉漉地站在那里不停地颤抖着。他们死死地盯着那件绿色的防水夹克和那张浮出水面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飞快地逃离了现场。

警用电台传来消息称，布斯塔迪尔区的一所房子里发生了骚乱，骚乱人群一路向东聚集到了米克拉布劳特街区，然后穿过哈雷蒂，占领了格林萨斯维格南部。骚乱发生时正是凌晨三点，路上车辆稀少。警察驾车径直驶向郊外，途中赶超了两辆出租车，还差点儿撞上了另外一辆小汽车。那辆小汽车从福斯沃于尔缓缓驶来，然后在布斯塔达维格的十字路口处进入了主车道。当时，小汽车的驾驶员显然没有意识到警车的行驶速度有多快，误以为自己可以安全地并入车道。

“这家伙疯了吗？”埃伦迪尔尖叫道。他猛打了一下方向盘，然后继续往前开。

“要让他靠边停车吗？”坐在后座的马泰恩问道。

“算了，别管他了。”加达尔回应道。

埃伦迪尔瞥了一眼后视镜，发现那辆小汽车正沿着布斯塔达维格慢慢地向西行驶。

加达尔和马泰恩都留着披头士的发型，厚重的刘海搭在眼前，两侧还留着大大的鬓角。他们是司法专业的学生，现在在警局做暑期兼职，埃伦迪尔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工作。现在，三人正开着一辆黑白相间的雪佛兰旧警车，车速虽然慢，却很安全可靠，车身后方配有一个押送犯人的防护笼。他们没有打开警笛或警灯，这可能就是他们差点儿跟那辆小汽车撞上的原因，但他们确实犯不着为了一起家庭矛盾案件，大清早就打开警笛警灯扰民。有时候，为了找点儿乐子，加达尔会打开所有的警报系统，像个疯子似的在路上狂奔。

他们把车停在房子外，带上白色的警帽下了车，走进了夏夜之中。尽管天有些阴，下着毛毛雨，但还算温暖。小镇上有很多酒鬼，但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刑事案件。来这儿之前，他们还曾拦下了一位摩托车司机，他们怀疑司机酒驾，带他去做了血液酒精浓度检测。随后，有人在热闹的夜店外寻衅滋事，于是有人报警，警局指挥中心让他们过去处理一下。紧接着，在西部街区尽头的一处旧房子里，住着五个年龄相仿的男人，都是外地来的船员，一起租下了这里的几间房子。当晚，他们与邻居发生了争吵，进而演变成了斗殴，其中一人掏出了一把刀，刺伤了另外一人的胳膊，最后被其他人制服了。埃伦迪尔和他的同伴到达现场之后，平息了这场斗殴。但当时，那人还处于暴怒之中，唾沫横飞，埃伦迪尔他们不得不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到了位于海维费斯格塔的拘留室，让他先在那里冷静冷静。其他人也随着警察的到来冷静了下来，并向警察提供了口供，描述了事情的起因。

他们敲响了一间平房的门铃。这里看似并无骚乱迹象，但警用电台传来的消息称，一位居民打电话报警说这个地方发生了剧烈的

争吵和打斗。他们敲了敲门，又按了下门铃，然后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埃伦迪尔想破门而入，但被两位司法专业的学生劝住了。附近连个人影儿都没有。

正当他们争论时，门突然开了，一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衬衫，双手插在口袋中，裤子拉链还没拉上，背带垂在腰带那里。

“怎么回事？”他问道，然后轮流打量着三位警官。显然，他对警察的来访感到很吃惊。他们并没有从这个男人的嘴里闻到酒气，而且，他们的突然来访似乎没能让这个男人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我们收到报警，说这里发生了争吵打闹。”加达尔说道。

“争吵打闹？”男人重复道，眯着眼睛看着他们，“这里没有人吵啊。什么……是谁投诉了？你们的意思是，有人报警了？”

“我们能进屋待一会儿吗？”埃伦迪尔问道。

“进屋？”男人重复道，“进屋来？警官，肯定是有人在和你们开玩笑呢。你们可不要被这些虚假电话欺骗了。”

“你妻子起来了吗？”埃伦迪尔继续问道。

“我妻子？她外出了，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去了避暑的别墅，我不明白……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可能是地址弄错了。”加达尔瞥了一眼埃伦迪尔和马泰恩，提议道，“我们最好跟警局核实一下。”

“抱歉，打扰了。”马泰恩说。

“没关系，警官们。家里就我一个人，有点儿乱，就不请你们进屋了。晚安！”

加达尔和马泰恩径直返回警车，埃伦迪尔也跟了过去。他们钻

进警车后，马泰恩用无线电台联系了警局，但却被告知地址没有问题。

“但是这里什么也没发生啊。”加达尔说。

“等一会儿。”埃伦迪尔钻出警车说道，“我觉得事情有点儿奇怪。”

“你想干什么？”马泰恩问。

埃伦迪尔又折回去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那个男人又把门打开了。

“还有事吗？”

“能否借用一下你家的洗手间？”埃伦迪尔问道。

“洗手间？”

“快点儿好吗？”埃伦迪尔催促道，“我等不及了。”

“不好意思，这个……恐怕不行……”

“我能看看你的双手吗？”

“什么？看看我的手？”

“是的，看看你的手。”埃伦迪尔用力推了推门，男人被迫退进了屋里。

埃伦迪尔紧跟在男人身后闯进了屋，他飞快地瞥了一眼厨房，打开了厨房对面卫生间的门，朝里看了看，然后冲进了楼道。他挨个房间检查，还大声呼喊。男人先是对埃伦迪尔的奇怪行为提出了抗议，之后便呆呆地站在走廊。埃伦迪尔从男人身旁大步经过，冲进了卧室。卧室里，一个女人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房间里一片混乱，椅子和灯都被打翻在地，旁边还有一只烟灰缸，窗帘也被扯了下来。埃伦迪尔跑到女人身旁，弯下身子看了看。她已经丧失

了意识，一只眼睛凹进了脸颊，嘴唇被撕裂了，鲜血顺着头上的伤口渗了下来。她似乎是跌倒之后便失去了知觉。她的连衣裙被扯到了臀部，皱皱巴巴的。女人的大腿上还有一些旧伤，埃伦迪尔推测，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遭遇暴力了。

“快叫辆救护车来！”埃伦迪尔对着傻愣在门口的加达尔和马泰恩大声喊道。然后，他又问那个呆站在走廊一动不动的男人，“她躺在这儿多久了？”

“她死了吗？”

“很有可能。”受害人的头部受了重伤，埃伦迪尔不敢碰她，只有等医护人员来了才知道在移动她之前应该先做些什么。埃伦迪尔扯下一块被撕裂的窗帘，将窗帘铺开盖在她身上，然后让马泰恩把这个男人铐了起来，押上了警车。男人不需要再将手插在口袋里了，他的指关节还在流血。

“你们有孩子吗？”埃伦迪尔问道。

“有两个儿子，他们在乡下。”

“难怪呢。”

“我不是故意伤害她的。”当他被铐上手铐带出去的时候，他说道，“我不知道……我并不想让她变成那样。她……我本不想……她……我是准备打电话报警的。她摔倒在烟灰缸上，然后就没有反应了，我想可能是……”

他无话可说了。这时，躺在地上的女人发出了微弱的呻吟声。

“能听到我说话吗？”埃伦迪尔俯身在她耳边低声问道，但伤者没有任何反应。

打电话报警的是这对夫妻的邻居，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现

在正在外面和加达尔交谈。随后，马泰恩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这位邻居说，他和妻子时常听到隔壁的争吵声，今晚吵得尤其激烈。

“这种情况持续很久了吗？”

“这个我还真说不准。我们在这儿住了才一年多，并且……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有时你会听到大喊大叫或者乱扔东西的声音，这让我们感觉很不自在，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尽管我们是邻居，但我们对他们并不是很了解。”

汽车警笛声越来越响，他们看到一辆救护车驶入这条路，朝这栋房子开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辆巡逻警车。其他邻居也被这阵骚乱声吵醒了，他们有的趴在窗户上，有的倚在门边，看着那个女人被担架抬走，看着那个男人被关进警车的囚笼，目送着缓缓开走的警车。很快，这里又恢复了平静，居民们回屋继续睡觉了，只是心里对这场午夜骚乱还是充满了好奇。

除此之外，夜班期间并无其他太大的警情。下班的时候，埃伦迪尔看到这个“虐待妻子的暴力丈夫”正在警察局外等出租车。录完口供之后，他就被释放了，因为这不属于社会治安事件。他妻子的状况也不是太严重，不出意外，几天之后她就可以出院回家了。也许，她没有别的选择。对于遭遇家暴的妇女，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款为她们提供支持和保护。

离开办公室之前，埃伦迪尔浏览了一下案情报告。他注意到这样一条信息：一位中年男子撞向了沃加尔区的路灯柱，车子受损报废。该男子当时喝得酩酊大醉，独自一人开着车。根据报告上对车辆的描述，埃伦迪尔猜测，这辆车正是在布斯塔达维格差点儿撞上他们警车的那辆。

埃伦迪尔站在原地，抬头看着海维费斯格塔最新的警局中心，然后漫步到斯库拉格塔区的海边，向北凝望着平缓绵延的埃夏山，然后又眺望着东边的莽莽群山，太阳照耀着群山的山巅。这是一个周日的清晨。此刻，笼罩城市的一抹宁静赶走了昨晚的骚乱。

走着走着，埃伦迪尔又想到了去年三个男孩在克林吕米里的一个矿坑里发现的那个溺水身亡的流浪汉，当时，他的尸体就漂浮在矿坑池塘里。出于某种原因，这个案件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也许是因为他之前见过死者。接到报警的时候，埃伦迪尔正好在附近巡逻，所以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他看到了水面上那件绿色的防水夹克，还有已经从木筏上下来了的三个男孩。

埃伦迪尔知道，自从那位流浪汉在矿坑里被淹死之后，在过去的一年中，雷克雅未克刑事调查局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他也知道，警察并不会优先调查一个流浪汉的死因——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案件要处理。而且，这个案件看起来似乎一目了然。他们猜测，这个流浪汉应该是不小心栽进池塘溺水而亡的，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件事。埃伦迪尔觉得，这也可能是因为这位流浪汉对谁都不重要，没有任何人会在意他，他的死仅仅意味着雷克雅未克的大街上少了一位流浪汉而已。他的死因也许很简单，但也有可能不简单。在流浪汉死前不久，埃伦迪尔曾接到过他的报警，他说有人在他住的地下室纵火。然而，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包括埃伦迪尔在内。现在，埃伦迪尔很困扰，他觉得自己当初不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对其置之不理，漠不关心。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下了夜班的埃伦迪尔走向克林吕米里荒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朝那个方向走去。工作之余，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所以，他很享受在晴朗的夏夜漫步街头，围着市中心的特约宁湖散步；或是一路向西走到头，来到塞尔蒂亚纳内斯半岛；或是向南沿着斯科加峡湾海岸走向诺特霍尔斯基克的小海湾。偶尔，他也会开着他的小破车驶出市中心，将车停在郊区，然后徒步去爬山。如果天气预报说天气不错，他还会带上野营帐篷和食物。尽管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户外运动者，但他还是加入了冰岛旅游俱乐部。他每年都会收到俱乐部寄来的出版册子，但他从未参加过俱乐部组织的任何旅行。他曾经和一群人徒步去兰德玛纳劳卡泡温泉，但是，这次旅行经历让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和这样一群永远精力充沛的人一起旅行。这种户外旅行换来的只是“勉强”的快乐，很快就会让他觉得压抑。

他没有遇到过太多女人，当然，这本来也不是他特别关心的事。